

南  
唐  
書  
注

南唐書注卷七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四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

唐餘紀傳曰或云溫族子也

事帥崔洪爲軍吏

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事吳累居右職

師出江西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初爲小校

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狠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

其善事人引爲副使

唐餘紀傳曰爲溫行軍司馬

遂見親狎玠挾宿

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祖疏財結士不宜久

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

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至是察知詢必

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

鎮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

祕計唐餘紀傳曰周宗自金陵至東都以禪代事告宋

罪宗嫌議非出己功歸他先主將從之玠力爭曰齊王欲

宗誰復倡言者且業成在一旦而敗於齊王已協如斬

之得也不可先主大悟然以阻齊王不得已黜宗爲池

州副使未幾玠與馬仁裕等定議召宗還金陵復舊任

仍諷吳重臣李德誠周本等奉表勸進玠與吳攝太尉

楊璘奉禪詔至自廣陵資治通鑑曰羣臣爭請改府

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玠曰

陛下自應天順人而諂邪之夫專事更改咸非急務不

可從也唐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節度使馬書

主然之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節度使日玠

妻楊吳武王女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子義祖攻宣州

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

仇爲夫及觀舊治乃感憤卒向也不能卽死以全節又

貳於新人而懷其舊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

與從一而終者異矣

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下價市丹砂惡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劉信平虔州有功爲人重厚沈默烈祖愛之用爲神武統軍出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備保大末周人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

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劉仁贍

善守亦審思遺績也

鈞磯立談曰審思守壽春躬率士卒繕完城塹樓櫓渠答色色整飭

或謂其懦審思笑曰兵固多變過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虜如何爾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

使水兵奪城中水道穿浚所從入每礙於所勒不得進  
又爲棚車載兵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焚之立盡  
又爲地道潛攻向城而隊之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  
相顧失色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去行未數里而宿  
思先爲潛機載勁卒行地中繞出北兵前曳薪揚塵坐  
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膽陷皆以爲從天墮也審  
思又發懸門出眾卒攻之北兵殲焉由是終審思之世  
壽春不受圍向日橡史拜而言曰將軍天人恩不能及  
卒於鎮年七十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諡曰忠初術者悉  
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  
後位兼將相始終富貴術之不足信如此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唐餘紀傳作崇安李德明失其家

世鄉里保大中俱爲尙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而天  
資皆浮躁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時魏岑已斥  
復用姦諛弼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爲惡則合若

符券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捷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歷詆  
之請選用正人元宗大怒謂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  
國政流建封他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謨德明白謂君  
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別殿取元宗所  
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他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  
自若謨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大理  
院學士元宗雅稱兩人有詞辨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  
州城下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知其欲以口舌游說  
大陳兵衛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  
於他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  
何禮也今又比朕六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不知朕

歸語若主必臣事我則兵可能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

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五代史補曰世宗既

下江北駐蹕於建安以書召僞主主惶恐命鍾謨李德

明爲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辨以利害說世宗使罷

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爲鹿項道以

湊御然後引德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爲

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水更不

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

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

羣癡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歸報汝主令徑

來跪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

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是德明戰懼不能措一

辭即日告歸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

及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地不

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旦暮且下乃曰寡君未能

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誅歸國取表盡獻江

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誚讓陵

肆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

宗惡其言宋齊王力詆割地爲亡益陳覺言德明賣國

悅敵不可赦

唐餘紀傳曰時同歸使臣王崇質受宋齊王旨與德明異詞陳覺等激怒嗣主曰德

明銜命出使不能伸國威通鄰好而顧輸情於敵宣國之弱且請盡棄屏蔽是賣國也

德明佻薄

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壤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

宗益怒遂斬德明於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孫

忌之死謨亦在召中得不死貶耀州司馬

馬書曰謨在耀州以詩貽

州將略云關關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蟄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城中

及元宗割地

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謨至京師授衛尉卿賜

黃金五百兩遣論指於元宗

馬書曰謨於還國作詩以獻略云三年耀武羣侯服



一日迴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  
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閒其君臣也元宗  
果銜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爲世宗聽其言江左可藉

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

馬書曰世宗每

遣使至必賜詔存問

以爲禮部侍郎判尙書省而三省事靡不預

之勢燄赫然宋齊王陳覺李徵古之死皆出其計又請

雪德明罪贈光祿卿諡曰忠太子弘冀參總庶政謨薦

其客閭式爲司議郎百司闕啟必由之俄世宗崩

資治通鑑

曰唐主遣謨入貢世宗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旣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歸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謨自揆無所恃頗若有失元宗遇之寢薄初李德明被

誅唐鎬預其事至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  
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軍都虞  
候謨素與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巒帥帳  
下兵巡都城鎬廉得之因密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  
脅制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  
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弘翼卒後主以  
母弟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親乃言  
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  
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  
子司業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  
人卽日督促乘驛而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

語皆悽愴繼出爲宣州副使元宗十八年正月聞宋受  
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卿昔與孫忌使周忌  
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繼亦坐誅  
馬書曰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  
晟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謨尤好古碑奉  
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嘗見碑跌大碣半沒  
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  
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適如此南唐近事曰鍾謨性  
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穎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  
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祖秦每見道旁古碑  
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  
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  
下數千餘字臥諸荒壑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  
謨欣然解衣游泳壑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  
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  
得舊錄本就壘較之無一字差誤謨有女感家禍不嫁  
爲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師建  
制眞宮召守一爲道職云書建寧府志曰鍾謨字仲益  
其先會稽人徙居崇安之會仙里博學多識善爲文南

唐主景受之擢爲吏部郎中參預國政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使周留不遣會南唐以蠟書誘周將生貶羅州司馬召拜衛尉少卿尋遣還唐爲禮部侍郎數使周往來傳命三省之事悉預焉唐主因於用兵謨請鑄永通泉貨遷知尙書省事因議太子及請令張鬱巡徽都城積怒唐主貶國子司業流蕤州尋殺之廢永通錢謀嘗鑄鐘施僧寺人言鐘成其後果驗弟訓南唐知尙書省事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建州司馬弟潭將仕郎太常奉禮郎知崇安場事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父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譖遂來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馬書曰從至金陵爲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

郎益見獎遇

馬書曰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量

遂直中書省參掌詔

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尙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爲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王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王出鎮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爲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爲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爲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

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南唐近事曰夢

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阿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

門何以爲樂常曰垂韓痛飲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

際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

求爲長史拜戶部尙書知省事夢錫恥爲小人所薦固

辭不得請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已卒文致其閨門罪

馬書曰夢錫盡出妻妾室爲一空奏黜繼沂於虔州貶饒

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爲一空奏黜繼沂於虔州貶饒

州圍練副使互相推挽日以夢錫性獷直初升朝見黨人

夢錫大驚發狂歸杜門旬外又數年復還朝乃上表歷

指權要朋私賣國及發宰執狼籍數事朝廷不能加察

以其語太忤奪官徙夢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

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

爲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

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歲

王壺清話曰常夢錫文章詩筆精贍合體然懶於編收故

無文集方與客坐奄然而卒

前數日謂所知曰齊王陳

覺輩敗在朝夕吾恨不能延數日之命俾吾目見然先

主在泉下俟數子之誅果卒不久齊王雉

經於青陽陳覺李徵古殺於鄱陽道中

後逾月齊王

黨與敗元宗歎曰夢錫平生欲去齊王恨不使見之贈

右僕射諡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風歌詩亦清麗

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

論齊王輩

唐餘紀傳曰時馮延巳內主齊王以取中原之策說嗣主由是有龍日與其黨陳覺魏岑

輩振掌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常夢錫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元宗辨博曲為解

釋夢錫詞窮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

將為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後公卿在

坐有言及周以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

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眾皆默然散每公卿會集

輒暗嗚大咤驚其坐人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既沒皆以

正人許之雖仇讎不敢訾也出秦淮游譙坐上已日朝貴

朝事者夢錫暉日戟手日譙公平日每言致君如堯舜

今反自爲小朝耶徐鉉故朝散大夫守禮部尙書柱

國河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常公行狀

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曹貴里常夢錫字孟圓年六十

一狀曰公字量恢弘藏度寬廣質重有氣博學多聞初

舉秀才值世亂不克隨計西州羣后羔鴈交辟累爲秦

隴諸郡判官岐王茂貞據有扶風傳國二世承制除公

寶雞縣令兼監察御史是時京洛屢變幕府驟更公審

擇木之喜授大乃瞻烏而來止烈祖肇基王業物色異人

得公甚喜望既受禪遷殿中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實

寓直中書預聞機密周慎詳敏冠於當時烈祖深器之

擢拜給事中封駁奏議無所顧憚由是始爲當塗者所

疾今上嗣位恩禮甚優公以發號之初四海瞻望機微

所慎宜在斯時盡規極言如恐不及於是大忤權貴貶



佐池州明年徵爲戶部郎中復拜給事中仍充翰林學士知貢舉天子以典司詔命最宜親密乃別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先朝選授公爲稱職俾以內任專掌是司秋霜之操歲寒不易公深言之士皆依賴焉甲辰歲諫臣皆貶公亦罷院事又除吏部侍郎領御史臺事上復置儲伏臘將卜優游又除吏部侍郎領御史臺事上復置蘭不雜絳灌之寄以公爲文理院學士取旨公以椒乃遷戶部尙書領商州刺史上以公問望夙重足以鎮雅俗強起令知省事而病久不復公私廢失爲宰相所劾坐貶饒州上知以羸瘵憂之詔留東都以便醫藥踰年小愈徵爲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改禮部尙書戊午歲冬十一月方與客談奄然而逝主上念藩邸之舊追亮直之誠罷朝悲悼贈送優渥以嗣子方幼詔中使監護其喪惟公誠純性剛文高學富詞賦典麗而執筆甚稀名理精覈而吐論甚簡多識故事洞明政體自昇元中至保大之初便蕃密勿有犯無隱門絕私謁出則詭辭獨見先覺邈然靡及政先古義而時方尙權論舉大體而人口捷給彼眾我寡故不能克主恩方重莫果歸田之心世路未夷竟鬱濟時之用恥爲狷介之行以邀畋察之名畜伎樂飲醇酒怡然自得聊以卒歲啟手足之際無呻吟之聲古之達者正當此耳不以名法之學獲選

正門固非良史之才曷記賢人之德庶為寶錄以俟易名謹狀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

馬書作北海人

虛白隱居嵩少著書

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宋齊

正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正不平欲窮其技能召宴

設倡樂弈碁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

半醉命數人執紙口書筆不停綴

馬令書曰齊正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

玩肆多方撓之虛白俄眾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談笑獻酬筆不停綴俄眾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南唐近事曰虛白嘗對客弈碁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

紙筆先定題目或為書啟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

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眾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

采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虛白說宋齊正

以五可十必然之論多引揚武伊呂事齊虛白數為烈

正謝日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虛白數為烈

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定大

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鈞磯立談曰烈祖曰江南如覆  
中父老語劉德輿曰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  
聯絡是公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也以是爲使  
君願倘不能拓定中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馬書  
曰虛白說烈祖曰今據江淮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  
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  
屈指烈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北顧乃  
署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烈祖不能從虛白乃  
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烈祖不能從虛白乃  
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南唐近事曰清泰  
於潯陽落星灣常乘雙犢版轅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  
遂有終焉之志  
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  
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南唐近事曰當時元宗召見  
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  
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

山南唐近事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以俱開魚鳥無知割江賦以賦曰舟車有限沿江島以俱開魚鳥無知  
尚交游及元宗南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  
而不止

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  
得谿居詩一聯風雨揭御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  
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  
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  
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  
鉉越媿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  
略盡尙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  
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  
南唐近事曰虛白將卒遺命絕時祀其子每遇節序修奠蘇紙緇於靈座紙  
皆不化用意焚之火自滅遂不復祀孫溫宋天聖中

仕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愛之追號虛白冲

靖先生虛白之子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

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

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輶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

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

醉或為歌詩自號釣磯閒客割江之會先校書不祿叟

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為念會王師弔伐李

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為王臣大何者而慶有識之

共咸以為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拂鬱

如撫庵斯人益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燕沒叟身

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

罟之至議則波濤之竊語也隨意所適聊復疎之於紙

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

誦於口繼以存其梗槩云吁文懶子山之麗興哀則有

之才魏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時有朱遵度青州書

生好藏書高向不仕閒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

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數卷皆行於世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跡湖湘隱雲陽山唐詩紀事

曰彬唐末

遊湖湘隱雲陽山十年餘與虛中齊己貫休以詩名相  
吹燼又與韋莊云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又七里爲  
丹陽縣屬經云沈彬所居今廣孝寺即彬居址好神仙  
沈山南唐處士沈彬所居今廣孝寺即彬居址好神仙  
喜賦詩句法清美雅言參述云彬常夢錦衣貼月而飛  
日彬與僧虛中齊己爲詩侶迄不入月不及第也馬書  
烈祖與僧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乃歷名山治方術  
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江南北史載  
彬詩曰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與此不同  
宋藝文志有沈彬閑居集十卷全唐詩話曰彬字  
子文高安人也天性狂逸好神仙之事少孤西遊以三  
舉爲約常夢著錦衣貼月而飛識者謂雖有虛名不入  
月矣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納省卷夢仙謠云玉殿大開  
從容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鸞扇頻翻翅遶龍梧金輿  
忽轉頭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秋天秋王母朝迴  
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龍愁雲翻簾管  
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卻憶  
上清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爲首云曾應大中天子  
舉四朝風月鬢蕭疏不隨世祖重攜劍卻爲文皇再  
惜仙桂年年幸有餘時劉象孤寒三十舉無成主司覽

彬詩其年特放象及第彬乾符中值駕遷三峰四方多  
事南遊嶺表二十餘年回吳中江南僞命吏部郎中致  
仕彬詩有九衢冠蓋暗爭烈祖輔吳表授祕書郎與元  
路四海干戈多異心之句  
宗遊馬書曰入輔吳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馬  
日禪代後絕不求進高元宗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  
安土人多爲給其粟帛  
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入郎君今爲天  
子何不一往故來元宗命母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爲祕  
書郎正字馬書曰彬工詩再過金陵云玉樹歌終王氣  
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云岸柳蕭疏野荻秋都門行  
客莫回頭一條瀾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爲  
於士大夫又高安縣志載彬句有數家彬先歲嘗策  
漁網疏煙外一片殘陽細雨中人爭傳之  
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  
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

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柳南唐近事舉棺就之廣袤中度

江南野史曰彬將葬穴其處乃古冢也其間見一石鐙

臺上有漆一盤鐙頭復一銅脚上有篆云佳城雖已開

雖開不葬埋漆鐙猶未蒸留待沈彬來高安縣志曰

彬墓在縣城西五十里五代史補曰沈彬宜春人能

為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

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麾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

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

來衡湘間白稱進士還歸之下湖南也後主問其名召

歸金陵令為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

十一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於鍾山庭有古柏可百餘尺

一旦為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

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

恐非祥不宜為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

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彬及葬翻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柳上

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柳其事曰居數年彬卒諸子將起

葬之時人異焉南唐近事曰居數年彬卒諸子將起

墳於植樹之所尋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

地卜葬家人諾之是夕咸夢家君詞責擅移葬地復違

吾言禍至矣詰朝乃依遺命楊慎詩品云唐沈彬有

詩二卷舊藏有之其入塞詩云年少辭鄉事冠軍戊樓



聞上望星文生希沙漠擒虜死奪河源答聖君  
敗兵眠血草馬驚兔鬼哭愁雲功多地遠無人紀  
笙歌日又曛此言邊塞之苦郭茂倩樂府亦載  
之而字句不同其本集所載為勝特具錄之  
次子廷

瑞有道術嗜酒卻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

數百里棲林路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

知所終江南近事曰第二子道者亦能詩以色絲繫劍

酒罕接人事江南野史曰廷瑞常遊守宰門呼為道

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階坐一日因醉至戲之曰

沈道者何日道成廷瑞應聲奪筆就几書曰何須問我

道成時紫府清霄白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

俗爭知後卒於玉笥山有人見乘舟江上而去視其墳陷裂寸餘

陳況一作閩人性夷儺隱於廬山四十年孤負力學

書至數千卷慶弔衣食乏絕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

人事都未暫往衣食乏絕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

未成章已播遠近江南野史曰況有詩數百元宗聞其

名召見

馬書曰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轡進止閒肆因

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

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固不受

況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婚宴爾平答曰僕少

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下有寧馨事及就徵或問

細君置之何所對曰舊寄師叔禪院曰婦人年少何可

不防閒對曰扁錮之矣曰如水火何日鑰匙亦以付之

其潭朴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

如此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白服紬縑衣三十事俄授

江州士曹椽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時又有黃載字元吉其先

江夏人世為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廬山事虔人劉元

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為文章一舉不中第歎曰士

之賤久矣規模於蓬蒿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造

道不亦遠乎遂不復進取肄業之上多從之就仕則曰

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賞給或勉之就仕則曰

天下分裂終合為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

金陵平祿食之家多存於宋而載乃安處止園人皆以

為先知會母卒廬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

辟致庠序講說之際未嘗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性頗嗜  
酒常置罍缶興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  
獲資錢飲飲外一無所蓄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復喜  
遊市肆當輶者靡不相善家民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  
貧民每出入城郭小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  
婦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媼泣曰夫負官緡死  
於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載憐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  
一夕自城醉歸聞嬰兒哭莽中載自脫衣裹歸獲一女  
以貽購乳於鄰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工長擇所配竟  
不知誰氏因姓黃載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爲人竊取  
載笑曰彼無貴者將藉此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  
生醪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  
伏如夢載以己緡償諸生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  
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渾渾作夏中正爲作犬羊仙序天禧  
未卒年七十又喪愉江西北寧都人本哀姓仕國改姓  
喪官至檢校禮部尚書國亡去官歸山野服黃冠以琴  
書自娛又朱真江南處士也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  
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耳徐鉉歸  
宋後時述其言如此又鄭元素京兆華原人少留  
詩禮避亂南遊隱居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采薇  
食厥絃歌自若構椽剪茅於舍後集古書至千餘卷元  
素祖朝甥自言能發昭陵從姪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

不異人閒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髮不少異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江淮異人錄曰曙蘄州善壇觀道流也人謂爲百歲實不知其年步行日數百里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嘗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淮上兵興人以爲預知後過江居於永興里廢觀結廬獨居常有虎

豹隨之人罕見者及卒數日方歛偏體發汗

陳陶嶺南人

晁氏云字嵩伯鄱陽人

唐餘紀傳曰劍

歷象悉精究常

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自

以台鉉自負

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唐詩紀事曰陶居南昌之西山

以修養為事

名勝志曰東湖之主郎位知其運祚衰替

為陳處士園後唐閩人陳陶於此植花竹種蔬芋兼植

柑橙課山童賣之為詩云高步南山南高歌北山北數

載賣柑登山資近又足惜貫休贈詩云有叟傲堯日髮

白肌膚紅登山妻亦讀書種蘭清谿東白雲有奇色紫桂

含天風即應迎鶴書肯羨于洞洪陶後住居西山故休

詩及之北夢瑣言以高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

步南山詩貫休所作

耳馬書曰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朱齊王秉政自

料與不合乃築室西山日以詩酒為事會齊王出鎮

南昌陶志不屈而齊王亦不薦辟陶作詩白詠曰一顧

成周力有餘白雲間釣五谿魚中原莫道無麟鳳白是

皇家結網疏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昉相善嘗以詩貽

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江南野史

載陶詩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  
海錄碎事曰陶以詩名兼釋老學自號三教布衣保大

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果失

淮南元宗南還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

盡言以其素嗜鮓乃使人偽言賣鮓至門陶果出啗喜

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

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

藥陶與妻曰劬而餌之不知所終元宗至南都殿前得

故者遣使問陶陶曰是夜乃貪狼星直日故爾元宗歎

曰真鴻儒也將召見自元宗崩遂絕意仕進二子小字

粗黎陶常有詩云備知老叟無人問閒列粗黎教六韜

蓋指二子也或問其優劣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

馬書曰陶後以修養康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

伴吹簫虎成來印綬疏又云長愛眞人王子喬五松山月

亭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

千年惟有徐君播青史。麗情集云嚴尚書宇道豫章  
遺小妓蓮花者往西山侍陶陶殊不顧妓為詩曰蓮花  
為號玉為肥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  
神女下陽臺陶答之曰近來詩思清如月老大心情薄  
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媿卓文君藝文後主時  
志陶潛文錄十卷馬端臨經籍考云集十二卷  
南昌市有一老翁了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  
市鮓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  
神仙傳曰藍采和不和何許人每城市乞索持大拍板  
振鞋踢歌云踢踢歌藍采和返今人紛紛事更多朝騎  
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事更多朝騎  
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人以錢與之或贈貧人  
或與酒家周遊有自兒童時至班白見之顏如故後踢  
歌濠梁閒於酒樓上乘醉輕舉雲中擲下繡帶腰帶拍  
板冉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  
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又江左異人錄建康府城之東  
於此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惟什器一兩  
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去乞匄亦不歷街巷市井但人

寺觀遊覽而已人頗知之巡者以自奉上上令尋迹其出  
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  
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  
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因觀所向乃毀屋移於  
玄武門西南內至張謀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  
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  
觀之見屋已壞謂果死矣遂自官司發物視之  
則熟寢於室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

江西南野史曰九江潯城人

烈祖

輔吳表爲祕書郎夢孫數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  
小試於治民後已求爲縣令是時士客於烈祖者率以  
利名自許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初爲不情不許求不  
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  
趨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何傷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  
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然有怪并出

馬書曰  
禮上之





盜驚歎曰吾輩小人實輕貴君子是夜還置事繼母盡

孝早暮潔衣冠視膳饕母食既徹為諸生講禮江南野史曰夢

孫說釋經義有徒請之曰詩云兄弟鬩于牆將闕于內

耳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同異夢孫安敢

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

### 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為諸生講得錢即沽酒

馬書曰時彭會好茶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

碗毛氏傳經酒半斤嘗宿於酒家大醉誤坐鑪灰主人

出之翌日尻嘗醉臥道旁有里正馬書作里掖起之炳

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馬書曰毛

炳不干於張谷張後居南臺山馬書曰聚生徒數年

谷不學於毛炳馬書曰聚生徒數年

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馬書曰有詩集傳於世

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焉酒禿姓高氏

馬書

日名

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

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齋金帛甚厚玄寂  
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  
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正不見江河  
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南唐書注卷七

南唐書注卷八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陸列傳第五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亡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

尊義祖爲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

王江改王魏徐鉉魏王宣州大都督制曰敕惟先王體

畿服之地則任輔翊之重有戎昭之績乃增督護之威

是以王略恢而諸侯和矣宣城重鎮陪京之南制天險

之津梁據三楚之襟帶境壤千里邑聚萬民我朝以來

戎寄尤切太師魏王受鉞先帝建牙是邦宣導皇風

齊師律生植茂遂禮讓興行時惟懋功叶此時論粵朕

小子懼德弗堪允孚大猷其在叔父雖師保之命已迪

茂章而刺舉之名未極公望宜升大府式壯中權於戲  
引愛之恩予不敢怠敬保之義王其謂何勉啟乃心以  
底於道可升宣州爲大都督府以魏王爲宣州大都督  
府長史餘並如故仍編入冊命宣降江淮異人錄曰  
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妻一日夫自外歸  
求水沐浴浴換新衣坐繩牀終妻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  
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知證因並冢葬之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  
人禮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  
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爲節鎮代知詢爲金陵尹資  
通鑑曰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遊燕廢務作列  
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諤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  
責知諤懼或謂知諤曰忠武王最愛知諤以後事傳公  
往年知詢失守議論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  
兵養民於公何利知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  
諸賊待遇之加厚中書令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白

言得之微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為

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馬書曰朱冠紺毛金喙人

咸異之湘山野錄曰江南徐知諤為潤州節度使溫之

禽之枯骨也彩翠奪目朱冠紺毛金喙如生正類火雄

雞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為枕諤償錢五十萬又得畫牛

一軸書則囉草圖外夜則歸臥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

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

曰南倭海水或咸則難積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

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書隱而夜顯沃焦山時

或風撓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畫

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

於六朝舊木書中載之見一日遊蒜山除地為場連虎

皮為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

破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嘗語客曰人

生七十為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權樂一日可敵世人

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言廢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視朝七日歛以衾冕及上方祕器諡曰懷十子

皆貴顯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閩中集何氏閩書

山一名金鰲峰五代徐知誨知誨平閩屯兵處也二人

常平閩閩人慕戴相率建生祠山北國像奉之一日謂

眾曰不忍汝違來歲當別及期相繼化去未幾神降於

人言並奉帝列職斗宮以祐下土於是閩人立靈濟廟

祀之稱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濟濟真

人江王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濟濟真

人饒王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濟濟真

寢疾夢神白海濱來見尋愈禮官上言閩有靈濟廟二

真君應禱有靈上迎神京師作洪恩靈濟宮於城西南復加知證曰清徽洞玄冲虛妙應慈惠洪恩真人知誨曰高明弘靜冲潛妙應仁惠洪恩真人立碑云朕惟自古英賢生為名臣著庇民之功沒為明神贊天地之化鼓動須盪行乎兩閒以蔭福斯民禦災捍患嗟枯而生離濯洋洋如在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其此之謂歟

惟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濟真人江王九天玉闕

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傳蹟真人饒王其功德充溢蓋若  
是已神南唐之胄生有民社之動沒錄仙班之籍伯仲  
齊美華萼連芳領職上天羅靈下土呼吸響應電邁風  
行下民是冒父母其依慈祥仁愛物賴以寧乃者朕躬  
弗豫周藥百計罔底於效神默運精靈翊衛朕躬頃刻  
弗違隨叩隨應屢顯明徵施以靈符天醫妙藥使殆而  
復安危而復起有回生之功恩惠博矣盛矣朕揆德涼  
薄何由獲茲永懷神德曷其能忘海深嶽峻其焉有極  
益有功臣必報國之恆典是用祝冊加封神號伯曰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洪恩眞人仲曰高明引靜冲淡妙  
應仁惠洪恩眞人舊號如故大新廟宇亢爽軒豁稱神  
所棲爰敕有司虔潔香火春秋祭祀歲易時衣給糴掃  
五戶表朕惻惻愍答神鴻麻雖然神功之厚而報之薄  
神固無責於報否在朕心不能已矣夫天地之德曰生  
神體天地之道弼亮化機出南入明翕張歛忽邀遊太  
清監觀四方濟利羣生功在霄壤昭昭若此固有不可  
得而名言者乃彰神蹟勒於貞石樹之於廟垂示無窮  
系以詩曰天產英靈爲世傑出入幽明爲一覲生著勳  
勞保厥躬沒爲明神崇偉烈茫茫海甸倚庇樾雨暘寒  
燠調以變冬無凌兢夏無喝咎珍氣遠珍靡颺颺下徐  
黍歲穰穰變冬無凌兢夏無喝咎珍氣遠珍靡颺颺下徐  
峰峻且巖峽迴抱天造設春蘭薦芳秋菊秘寒泉白



石敬瑭清神遊兮羽葆翳飛雲  
在靈僊僊呼吸響應速以偕濟  
享繁肅醲肅朕之力嘒為埒維  
德勒堅碣垂示萬古照日月永  
立關正統二年加為真君成化  
二關上帝復封徐溫為高上神  
妃皆稱元君孝宗即位用禮部  
革去二真君并其父母妻弟號  
徐遊知誨子也陵所為多不法  
烈祖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  
度使知誨之敗知誨構之為多  
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厲知  
因果僧亦不見呂氏曰吾不解  
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  
遇緣舟有婦人漸適視之乃呂  
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因遺  
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  
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  
謂我真不來耶頃刻暴卒  
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  
字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待遊  
及兄汝南郡公遼尤親

厚出入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

唐餘紀傳曰初中主喜浮屠雖供佛度僧未至甚弱後主嗣立佞佛酷甚都下僧侶踰萬人造寺建塔日有供施遊投合主好專主其事國用耗損不顧也緣是帑當藏空虛坐成疲弊論者謂江南亡遊不能無責也

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爲首後主嗣位好爲文章遊復以

能文見昵

唐餘紀傳曰遊雖家世貴遊然頗尙文學居殿遊與張洎爲學士入封文安郡公燕飲則流連酣詠

直其中尋進太子太保

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律時出新

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閭狎客之風

閑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以所聞對或遊以疑

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亡

不悟也遊有巧思歌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游獨以

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爲學士得之暇  
日試於玉堂宋太宗聞而取視歎賞不已方國將亡也  
徐鉉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筴取已及兄鉉并游同納  
從中筴之鉉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鉉游皆疾卒云  
唐餘紀傳曰金陵將陷有夢艸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筴  
簾物散落如荳著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於難  
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墮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  
旦鉉死與此不同按烈祖從子景遼景遊外有景邁  
封晉陵郡公景遜封上饒郡公景遡桂陽郡公景逸半  
陽郡公景迪保定郡公景達安陸郡公景運太子太保  
皆失其父名徐鉉太子少傅徐運授太子太保制曰門  
下崇德尙賢推恩錄舊茲惟令典允屬時英予以眇躬  
副膺丕業威藩之望羽翼之恩故忘寵章用光師道某  
清直稟氣忠厚爲質質戚里之所宗歷累朝而見重敬  
慎卽保家之主恭勤無出位之恩爰自京口臨藩克貞  
師律鸞臺作相足厚時風留侯旋務於退身疏受更聞  
於稱職純誠益著雅望愈高昨者頂奉徽衣導揚末命  
忠貞以濟典禮無違願也沖人懼德弗嗣當此承祧之

日益堅重傅之懷是用就改崇資仍加食賦於戲班崇  
一品秩視三師苟非賢臣孰克臻此永期納誨無替令  
猷制曰徐鉉保定郡公景迪可朝散大夫檢校左僕射賜  
信不可私於其屬也故我疏寵務先推公保定郡公景  
迪靜惟端方動必孝敬佩師友之訓成信厚之恩爾其率  
循令猷惠迪前烈勿驕勿惰以永乃成徐鉉安陸郡公  
景達檢校司空太尉少卿制曰救夫太上立德其次親  
親能兼之者鮮矣惟是具美屬於我朝某孝友資身貞  
幹爲質守樞機而無悔居富貴而不驕謫然善聲成此  
嘉器朕華襲丕業廣覃慶恩矧有名臣近在宗屬是用  
假以胙土列於亞卿仍進崇階併示優寵於戲行爲民  
則爾其勿忘愛克厥威朕不敢尙服我多訓永揚令圖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  
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  
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入我  
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

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沐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

攻福州李弘義圍之

唐餘紀傳曰以王崇文為招討使建封為副使益兵會伐敗吳

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

已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

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

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弘義乘之我兵復敗遂潰

而歸

資治通鑑曰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塘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建封請縱其盡出而

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擅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逐城北諸軍

亦潰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兵未及治也建封

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虞候

王壺清話曰以

平建州功擢刺史

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

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怵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謀進退柄臣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江野史曰建封不識大體求箱中書政事關主曰卿乃一使相耳安可亂常僭於台輔汝無惹關白是人號之爲王惹關曰恣跋扈累表邀求發言冲敏棄市未幾岑見不遜關主怒發前後罪犯殺之

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云王壺清話曰建封大怖納

官以白劾李主佯示寬厚召還付以精兵稔其慙也後果怙權漸侵朝政時鍾謨魏岑李德明二三小人以姦佞獲倖建封上書歷詆數子以惡庭諍喧詬請盡誅竄進用公直諫大怒曰武臣既握重兵干預國政如何可事主君也流池州道殺之才死鍾魏等曰見建封爲崇厲聲曰吾爲國擊邪去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爾君反誅於我今季候諸君共辨於陰書夕隨之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脫不月餘二子相繼卒清異錄曰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烏矣建封信

之每人日開筵  
必首進此味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後唐同光末諸郡多  
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恂  
恂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  
直府中公等可持兵至吾亦裹甲爲內應旣夜六人如  
約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門告刺史曰姦  
盜竊發幸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眾心  
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  
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計不能守匿其  
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  
州刺史姑遣閒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

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凶亂於是務爲恭謹

烈祖嘉之嘗升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馬書作池和節度

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

廷人士稱之卒於鎮徐鉉王彥儔加階制日敕王者旌

因事有加所以勸能而仁效也佐時衛聖功成建威將

軍康化軍節度池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檢

校太尉兼侍中使持節池州諸軍事池州刺史上柱國

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王彥儔作鎮方隅克揚威

信師謀不撓庶政有常肅爾先登宣我朝命向者起於

哀制授以崇階禮適就於變除寄方隆於藩屏俾從增

邑式示推恩勉揚令圖無替丕

績可光祿大夫加食邑一千戶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故自

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好以寡擊眾不勝而返者必

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



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  
然每得賞賜悉分齋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  
聞其名遣使閒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功冠諸將武王  
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新唐書曰朱延壽舒  
畢師鐸趙錡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結人心而延壽  
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  
溫舉州降於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一鼓  
而拔其城卽表爲淮南節度副使全兵猶屯壽春延壽  
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列命黑雲都隊長李厚將十旗  
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又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  
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  
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摧奉國軍節度使全忠每至延  
壽境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偏田頔反延壽與之通  
行密心疑之乃佯爲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落其所見  
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  
吾業成而喪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三  
舅代我無憂矣遣辨士趨召之延壽疑不肖赴姊遣婢

報之故延壽疾走揚州至則太祖迎之寢門刺殺之而  
廢其妻又曰延壽妻王氏當延壽將行與之約曰今若  
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此行吉禍未  
可知願日發一价慰我一日价不至王曰事可知矣乃  
部分僮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  
燎焚壽州衙舍曰我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讐人所辱赴  
火死先是延壽於浴室中見屬外二人青面朱髮執公  
牒二函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俄  
而不見是年破殺五代史補曰楊行密據淮南以妻  
弟朱氏眾謂之三郎者行密署爲泗州防禦使泗州素  
屯兵朱氏驍勇到任恃眾自負行密追悔度力未能制  
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  
疾雖瘳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無不爾即觸  
抵柱至於流血姬妾僕隸以爲實然往往無禮首尾僅  
三年朱氏聞知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  
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爲他  
人所有今晝夜思付不如召泗州三舅來管句軍府事  
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爲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  
大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覲坐於中堂以家人  
禮見朱氏頗有得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鐵鎚以擊之  
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叫久而方斃行密恐內外不測  
卽時升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因

朱三此賊今已擊死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然猶以舊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

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尙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拔爲

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唐餘紀傳曰匡業醉後恣意殺人無

敢諫者惟妻鍾氏妻唯一呼攝然而止烈祖優容之出爲歙州刺史有政

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

盜投罅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

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

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南唐近事存中作存忠問以方略匡

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

如之何南唐近事載匡業對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出存中從旁贊之

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

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

擊馳突若神早卒徐鉉朱業江州節度使制日門下古

爲方伯故中外之任踐更故宜我爲卿士上公之寵出

維宿衛夾輔冲人肆子仰成是用仲告某家傳武略天

賦純誠名因勇聞位以材致周旋數紀佐佑累朝由禪

將以統元戎勳勞滋茂自百戰而登連帥聲政治聞寵

益盛而若驚位益高而愈讓子纂服之始駿奔來朝上

堅戀闕之心因處周廬之任忠貞彌固夙夜惟寅輦下

肅清時乃之力永言舊德豈忘子懷曾九江元侯入奉

朝任中流之寄非賢不居是用輟蘭錡之權付金符以

重往分巨屏更仁殊庸噫簡師旅以壯軍聲明紀律以

宣庶政可畏可愛富之教之是汝所長無替前效陟明

有典厥惟欽哉朱業宣州節度使制日門下車服之

寵所以報功藩閫之權可以觀政茲爲令典允屬信臣

某智勇推高忠貞特立秉武經以致用服戎政以居多

誠樞洞然終始一揆及分符出守持節主留恩信並行

詔車畢舉肅連營而無犯視赤子以如傷所臨之方去

思仍在向鍾多難入衛京師憂國忘家令行禁止羣情

自固戎事以寧肆子仰成時乃之力今疆場甫靜蒸黎

未康宣城奧區國家巨屏方當謀帥是用策勳資果毅

以壯先聲假惠和而蘇疲俗什爾節鉞往鎮撫之惟爾  
慈儉足以安民剛正足以集庸之德勉茲具美永振嘉猷  
虛宜弘寬大之規以宣州節度使制曰門下予嘗願藩屏  
之重思黎獻之康欲使折衝之威迭行於封疆惠和之  
化普及於方州既報政之屢聞乃改轅而敷寵資而賢  
帥聽吾話言某武毅致身忠厚間成性踐更事任昭著動  
庸倚若金湯誓之帶礪自持使節出鎮中流恢簡易之  
風立嚴明之令仁而有斷吏不敢欺故使萬井阜安連  
營輯睦請爾殿邦之績叶予進律之文率是通才何適  
不可予以宣城列鎮甸服與區久闕元戎才字王化藉  
爾有成之政副吾共理之懷右相之功於崇宰司所重申  
殊獎以極朝恩於戲有惠於民有功於國中台貴位累  
鎮劇權苟非純誠何以臻此爾尚守益恭之節勵匪懈  
之心永懋嘉猷以光時望

朱令贊大將軍業

宋業即匡業避宋諱改業

之從子少從軍椎額鴈

目號馬書曰軍中趨捷善射積功遷至鎮南節度使

馬書累遷

神衛都虞候林仁肇卒始為鎮南節度使

後主末宋師

唐餘紀傳曰仁肇之死令贊有力焉

圍金陵召令贊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前進則  
北軍據我後上江隔阻進未破敵退絕餽饌奈何乃檄  
南都留守劉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乃發而  
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贊不能守初議乃與戰  
權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棧長百  
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宋史王明傳  
曰朱令贊白  
上江領眾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抵  
金陵爲援明率所部舟師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奏請添  
造戰艦三百艘以襲令贊太祖曰非應急策也令贊朝  
夕至金陵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閒  
若帆船狀令贊望見之果會江水涸舟楫艱阻宋師得  
疑大軍襲後逗撓不敢進會江水涸舟楫艱阻宋師得  
設備馬書或說令贊曰江水淺澀不利舟筏可俟盛夏  
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贊曰業已進俟  
盛夏比至虎蹲洲唐餘紀傳合戰令贊所乘艦尤大建

乎

比至虎蹲洲

唐餘紀傳

傳

合戰令贊所乘艦尤大建

大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令贊以火油縱燒宋師不

能支

馬書曰令贊先創巨舟實葭葦灌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會

北風反燄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贊惶駭

赴火死

江南野史曰其子脫身奔南昌餘紀傳曰戰權都虞候王暉受擒

唐糧米戈甲

焚無子遺煙燄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絕以至於

亡是時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贊則非也

陳大雅字希已不知何許

人後主時為衛尉卿宋師圍金陵劉澄以京口降吳越

盧絳轉入宣歙山間中外喪沮始議請降其日後主悉

坐羣臣殿下問計丞相徐鉉等皆唯唯陳喬請遣人冒

圍悉起上流兵背城一戰大雅舉笏言曰今都城受圍

遣何人犯難後主字大雅而謂之曰審已儒者平時尚

急人之急能強為孤一行乎所謂販蕩識誠臣也大雅

再拜言曰陛下十餘年來焦心養士羣臣不能報萬一

倉卒之際臣合萬死愚以為覆水難圖雖承威靈恐不

克辦後主曰孤平生喜就禪悅世味淡如也先帝棄代

時豕竈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懷自割江以來屈身中

朝常恐獲罪每思脫屣願無計耳今竟煩大討孤亦安  
能惜一日之辱正以爲旅拒既久暴輸降款將不見納是  
可以欲起上江征戌以爲聲援大雅曰敢問上江主帥誰  
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朱令贊志不營私大雅曰合  
贊爲人復諫非解紛才臣請得奉將明命都護諸軍進  
止願竭駕蹇若與令贊共事必無益也後主不擇日諸  
人平時高談夷稷今但欲爲任蠻奴計孤亦何所託命  
因歎歛而起晚出詔付大雅發令贊等軍督促卽行大  
雅以夜三鼓犯圍馳出時令贊亦團聚江西軍馬欲絡  
釋赴難大雅至勸令贊倍道星行令贊不能行乃於潯  
陽口縛大筏載糗糧軍資數十萬計行至石牌營於新  
開河口是日苦霧集如布幕龍罩營上令贊懼引軍  
行次日至虎蹲洲軍士望見宋師上有氣皆如翔鷲舞  
鳳狀咸知不敵令贊謂大雅曰僕此頭顱決爲國家效  
一死念與卿俱沒無益也煩卿先事入白可乎大雅曰  
入城易爾北兵氣象如此願明算審數勿輕舉於是大  
雅馳還冒矢石潛入君臣相持泣下大雅曰令贊軍必  
無成於是使喬草降表其日軍果大潰令贊死之自旦  
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喬雉經闕下大雅拜辭後  
主投殿角井中衣挂井幹不得促決兵人引出之統帥  
曹彬義其事下令葬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  
隨後主入朝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而卒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令贇。繼勳既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使林仁肇不以閒死。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雖天威臨之。豈易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乖刺而已。以此知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

馬書曰字光福

父綰吳大將

綰合肥人仕吳太祖為護水防遏使遷海州副使天

復中青州王師範以沂密內叛乞師太祖遣臺蒙及綰將兵援之已拔密州將進攻沂州城謀者偵城中盡偃旗息鼓綰謂此不可擊諸將堅欲攻之綰不能止乃設伏林間以待頃之攻沂者果不克敵兵乘勢追之綰伏發得以濟師武義元年加鎮東大將軍已遷百勝軍節度使崇文以門地選尙烈

祖妹廣德公主

昭陽李清曰李建勳妻義祖女封廣德公主必無二廣德理恐誤

歷百

勝永安二鎮

徐鉉王崇文劉仁贍張鈞並本州觀察使

也任能之方在乎因善政而加寵秩也懋迪斯道時惟

令獻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開州諸軍事守

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傅使持節入奉旅賁之列出申

百戶王崇文儒雅飾身威猛宣用入奉旅賁之列出申

刺舉之能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入奉旅賁之列出申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傅使持節入奉旅賁之列出申

理護塞之略歷任弗遷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入奉旅賁之列出申

州諸軍事守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傅使持節入奉旅賁之列出申

國子食邑五百戶張鈞踐履班行昭著聲問守土之效

一心靡違而皆克躬乃勳誕揚我武錫此成績勤勞王

家朕以眇躬欽承鴻業實賴良將綏愛四方肆於布慶

之辰而有加等之命就升使職並駕兼車仍崇貤賞之

封增立將軍之號併申寵寄尚示克終無懈乃誠以底

於理涉明有典子不敢忘崇文可光祿大夫依前檢校

太傅使持節開州諸軍事守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

本路都觀察使持節開州諸軍事守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

仍賜號威勇將軍武官勳如故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使持節開州諸軍事守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觀察

練觀察處置等使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賜

號貞威將軍散官勳如故鈞可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

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都團練  
觀察處置等使進封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仍賜號武威  
將軍散官  
動如故  
廬陵民尙氣喜訟以先止爲怯崇文一以法

治之不少貨訟爲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

亂資治通鑑曰李弘義同吳越兵大敗唐師吳越追之

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後追者乃還

馬書曰福州之役雖爲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

王建封劉從效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

陳覺馮延魯而崇又涉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

出更藩任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

夷曠在武邑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閒崩壞聲

震數十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

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唐餘紀傳曰或

崇且地屬勳舊盡言買怨古人不免況嗣賜書褒之加

君新服嫌閒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止

中書令卒

唐餘紀傳曰  
未拜而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爲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  
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寶集將  
佐謀納款則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  
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偽不可知刺史不  
忠欲汙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眾皆曰善乃帥同  
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寶彥寶懼逃檣雷中執殺之  
眾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爲壽州裨將  
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略乃日夜閱壯丁勒部  
伍爲堅壁死守計宋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  
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

死不從翰軍死傷者眾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

起城始陷

唐餘紀傳曰翰攻江州二年不能下徒增

其妻諫曰

士卒守城歲年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之故

殺士乃捨之

庖者夜縱城投漢具言城中虛實先是滅

西南依險不設備庖人引翰兵從西眾猶巷鬪雪涕奮

擊不少退翰軍多死則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罪對

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即昇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

腰斬其屍以徇

唐餘紀傳曰

並殺宋德明隳其城七尺

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齊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

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齊齊按誅軍士翰因發怒

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

因誣奏齊宋太祖薄齊罪徒知饒州民家貨貨鉅萬翰

悉取之初太祖問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

殺

馬書曰太祖嘉其盡節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

使者至獨樹浦大

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

馬書曰通一日矣唐餘紀傳曰初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

地者言於翰曰城形爲上水龜

從西南果城脇云行營雜錄曰則守江州堅壁不下

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

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閒嘗爲盜被

獲以計脫來歸

江南野史曰州郡繫械入京師將至遂路守吏曰吾今見不死則爲一健卒君

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可飲數甌以爲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咸師朗等掠淮北眾至千餘人

令堅因往與官軍戰殺傷頗眾羣賊勇之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

若有功擢神武都虞候

江南野史曰令堅帥師朗出援壽春爲林仁肇應援劉仁瞻同

破城南大寨及復濠州大柵時劉茂忠吉州安福人南

勇冠後軍左右奮擊前無勁敵野史曰其先彭城人後世徙唐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

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

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滌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

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

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

二卒使佯得罪奔先示以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

皆潰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衙里人呼爲小劉僕射開

寶中令堅爲吉州刺史江南野史曰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既至緝理軍事

完治城池鎮遏邊陲頗有節制茂忠爲袁州刺史馬書曰初遷袁州萍

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略至豐陵而還潭

衛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

忠侯乃率步騎數千亟趣萍鄉屯寨皆選候騎告急茂  
野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騎兵躡潭人後焚橋梁  
伏道左然後躬環甲胄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戰追捕  
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潭人  
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遇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盡遂執  
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相約  
主嘉其功拜袁州刺史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相約  
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江南野史曰金陵陷後主  
軍副侍其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  
填割據不降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  
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江南野史曰所畜歌妓十數人  
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帳中者踰時卒茂忠度不能  
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斂文籍所留田稅簿  
而已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江南  
野史曰主口吏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



令執杖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江南野史曰太祖責

掠朕邊邑而殘士卒茂忠對曰臣事李煜惟忠勇是奮

雖陛下親征亦當殞身不顧太祖待之頗厚仍授登州

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耶日責拜

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媿死江南野史曰茂忠見

職日兩衙立輝下茂忠還朝病金陵卒馬書曰南唐季

世每除節度刺史皆質家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亡其妻女茂忠

意為軍士所掠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賣衣諸營得其狀

遂取還之後因據楊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劍刺茂

忠茂忠以楊自捍連舉數四而楊迨絕刃不能中會左

右執送軍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微時所持大稍

後將戰則夜響常與潭人挑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

右中者皆洞霄脇茂忠因敗其膊至是疾作臂不能舉

數日卒江南野史曰茂忠在江南日雖軍務煩劇處

置無帶然延接下士揖讓

周昞詢訪時務無不盡禮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

吳用爲祕書省正字開國宋齊王辟置幕中十餘年歷  
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王喜人諛己而匡舜眞率故  
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  
民者意齊王且舉匡舜奏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  
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王每相語曰  
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王出鎮豫章始表爲  
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  
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卒不能行也  
後主嗣立復起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  
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

宋史曰史字子正齊景達  
鎮臨川召奏

入朝為平原主簿太平興國五年與顏明遠劉昌言張  
觀並以見任官舉進士太宗惜科第不與但授諸道掌  
書記史得佐武成軍既而復賜及第上書言事擢為著  
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他賦召為三館編修雍熙三年  
登科文選五事二十卷孝弟錄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三  
嘉其勤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舒州遷水部  
員外郎漳化四年春與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李昉同  
使兩浙巡撫加都官知黃州又獻廣孝傳五十卷總仙  
記一百四十一卷詔祕閣寫本進內史好著述然博而  
寡要復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論者嗤其詭誕咸平初  
職方復獻廣孝新書五卷去論者嗤其詭誕咸平初  
州史前後臨民頗以賄聞俄表以老疾為言聽解職分  
西京五年郊祀畢奉留守司表入賀因得召對上見其  
變鑠不衰又知篤學盡取所著書藏祕府復授舊職與  
子黃目同在文館人以為榮出掌兩京磨勘司黃目為  
京西轉運改判留司御史臺車駕幸洛召對賜金紫史  
久在洛因卜居有亭榭竹樹之勝優遊自得未幾卒年  
七十卷八所撰又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一百  
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宋齊正文傳十三卷卓異記  
卷諸仙傳二十卷五卷宋齊正文傳十三卷卓異記  
別集神仙宮殿宅記各十卷掌華夷圖一卷又編

己所著為仙輦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

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橋皮膀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

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鉉

唐故朝請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喬

公墓誌銘並序曰士有放懷夷曠介然中立外物無累

於心沒齒不違於道吾友喬公營從事於斯矣公諱匡

舜字亞元廣陵高郵人也曾祖諱祖泰皆不仕考鴻漸

本縣尉家世清操州閭稱之故其子孫必有與者公少

好學善屬文弱冠遊京師詞藻典麗容止都雅烈祖輔

政見而器之補祕書省正字丞相宋楚公初獲進用位

望日崇聞君之名辟置門下每為文賦詩詠輒加痛賞

由是名譽日洽而士大夫皆前席待之累遷大理評

事司直監察御史屯田員外郎從宋公出藩為江西浙

西掌書記府公告老歸九華山公乃升朝為駕部員外

郎未幾守本官知制誥就還祠部郎中書舍人典掌

樞機周慎靜默凡十餘年值邊境倨髮師出無功詔旨

親征中外憂懼公上諫言坐沮撓軍勢黜居臨川頃之

宋公獲譴又以故吏為累由是累年沈廢今上即位徵

為水部員外郎改司農少卿判太常寺轉殿中監修國

史拜給事中權知貢舉又兼獻納使還刑部侍郎公自  
徽還數年閒連歷清望蓋舊齒直道上簡聖心至是以  
老病不堪朝謁聞上知其家貧詔以二卿之秩養疾壬  
申歲九月二十有三日卒於京師賁江里官舍享年七  
十有五年遺命以周易孝經填棺中太常考行易名曰貞  
卽以其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葬於江寧縣某所禮也  
夫人以太原縣君郭氏代公玄孫晉陵令喻之女也餘慶  
所備門風甚高婦德母儀聞於宗族一子信孺祕書省  
正字早卒孫瑄亦爲正字公之爲人寬簡真率常以詩  
酒自適不以勢利縈心毀譽譏謔愿之詞聞之晏如也從  
事楚公府殆二十年凡爲府公見知者皆詭譎傾側公  
獨淡然無營守政不詔故但以文義知者皆詭譎傾側公  
祖下詔公卿舉可以親民者楚公所薦非其人烈祖甚  
不悅謂給事中常公夢錫曰吾望其薦匡舜也常公及  
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嫉楚公如仇而與公善嘗相謂曰  
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公之歷任奉法循理似不能  
言者及其臨危擊節抗詞忤旨侃侃然有古人之風黜  
官奪祿甘貧守約凡五年不形於色言恂恂然道家之  
流也故能享老壽保康寧歸全委順斯可貴矣公臨終  
數日舍弟往告之怡然言曰吾已得徐公兄弟許我詩餘  
詩哭我翌日復告門生曰吾已得呼絮酒之禮已隔平生  
無事矣其忘懷死生也如此嗚呼絮酒之禮已隔平生

挂劍之信未畀天壤故以二章爲誌闕於九原所撰集  
七十餘卷編紀之任屬於門人此不備書也其詩云舉  
世重文雅夫君更質真曾嗟混雜鶴終自異淵磷詞賦  
離騷客封章諫諍臣襟懷道家侶標格古時人逸老誠  
云福遺形未免貧求文空得草煙玉遂爲塵靜想忘年  
契冥思接武晨連宵洽杯酒分日掌絲綸臺簡書陳事  
遺孤託世親前賢同此歎非我獨佔巾緒詩曰諸公  
長者鄭當時事事無心性坦夷但是登臨皆有作未嘗  
相見不中眉生前適意無過酒身後遺言只  
要詩三日笑談成理命一篇投弔尙應知

陸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爲常州刺史當吳越之衝屢交  
兵城邑荒殘昭符爲政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  
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  
符不懼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  
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入庫中十六年元宗稱藩於  
周秋八月命昭符爲進奏使置邸大梁昭符乃更名後

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宋太祖聞而

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五國故事云

非金雞耳乃太祖笑因置不問時後主數貢宋帑藏空竭

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宋史曰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事

衛都虞候從世宗征晉陽遇敵高平力戰遷親衛左第

一軍都校師還遷鐵騎左右都校從征淮南為先鋒下

六合入渦口克揚州遂領嘉州防禦使都部署以功遷殿前

都虞候轉都指揮使從征關南為陸路副都部署以功遷殿前

成軍節度太祖即位遷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加領義

歸德軍節度李筠叛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進討

眾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敗其眾三萬攻澤州獲

陽節度使范守圖降太原援軍數千皆殺之澤潞平以

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揚州以守信為行營都部署

兼知揚州行府事帝親征至大儀頃守信馳奏城破在

朝夕大駕親臨一鼓可平帝亟赴之果克其城建隆二

年移鎮鄆州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詔賜本州

宅一區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

非爾曹不及此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  
夕未嘗安枕而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  
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  
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  
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  
多積金以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  
之閒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  
生就第賞賚甚厚已而皆稱病乞解符彜帝從之皆以散  
官就第為彜卿位已盛不可復委以使符彜卿管軍趙普屢  
陳以復彜卿懷之太祖已迎謂之曰彜卿宣進之符彜卿  
出普復懷之太祖既罷乃出彜卿宣進之符彜卿宣進之  
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彜卿宣進之符彜卿宣進之符彜  
也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彜卿宣進之符彜卿宣進之  
惟彜卿下深思利害勿復悔耶普對曰陛下苦疑彜卿何  
待彜卿厚彜卿利害勿復悔耶普對曰陛下苦疑彜卿何  
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開寶六年秋加守信兼侍中太  
平興國初加兼中書令二年拜中書令行河南尹充西  
京留守三年加檢校太師四年從征范陽督前軍失律  
責授崇信軍節度兼中書令俄進封衛國公七年徙鎮  
陳州復守中書令九年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武  
威郡王諡武烈守信屢任節鎮專務聚斂積財巨萬尤  
信奉釋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輦瓦木墾迫甚急而



傳直不給人多苦之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  
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  
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宋師來伐昭符又言於太祖  
曰臣主必死社稷已後主降罷奏邸不得調卒初名匡  
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清異錄曰昭符素不喜茶常  
爲御史同列會茶歎曰此物  
面目嚴冷了無和美  
之態可謂冷面草也

南唐書注卷八